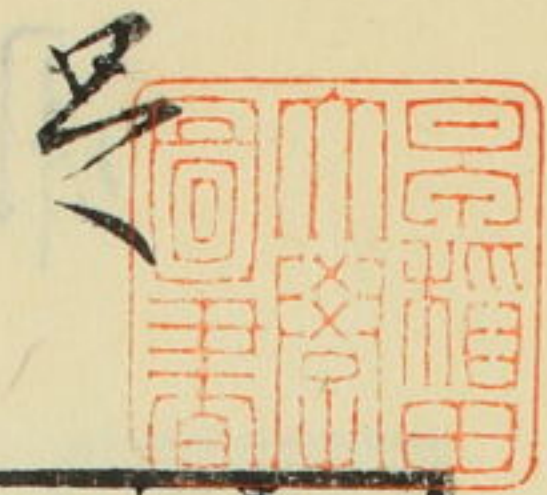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二

仁
1109
2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

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

學

利

校

公

用

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
 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
 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
 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
 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
 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
 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
 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
 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
 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
 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
 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
 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
 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
 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
 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
 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
 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
 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
 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
 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
 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
 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
 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
 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
 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
 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
 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
 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
 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

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虞書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云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

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

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伊陟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獒云蔡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云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

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浚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夷味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剗云臆宮剗剗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

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以遠故孔氏傳疏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得猶存

大二十
向二
五
字

氏亦可以後人辯之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遠著

將遜子位讓于虞舜遜道也老使攝遂禪之作堯典疏昔在堯

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

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

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

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

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

共九篇稟既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

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

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

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

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

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

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

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

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

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

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

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

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

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

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

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

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

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
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
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
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
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
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
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
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
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
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
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
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
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
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
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
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

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
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
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
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
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
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
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
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
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
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
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
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
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
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
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謚法翼善傳
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

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
 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
 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
 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
 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
 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
 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
 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
 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
 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
 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
 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
 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
 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
 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
 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

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
 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
 故二八顯外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
 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
 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
 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
 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
 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
 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
 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
 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
 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
 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
 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
 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
 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

光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
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
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
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
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
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為百 疏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
代常行之道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
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日
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
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
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
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
不名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
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
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

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
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也能順考
古道而行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
之者帝堯 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 疏 曰
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
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
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
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
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
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
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

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
名彼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
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
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
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
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入之道非無
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
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
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
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
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
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
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

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
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
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
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
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 傳勲
功至安者 正義曰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
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
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勲業謂之功
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
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
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
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
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
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
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
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

澹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
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
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
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
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
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
後讓恭言信讓言克文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
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
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上下言至有所限
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方
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
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
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

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
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
之事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
衆民皆變化化上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
是以風俗大和疏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
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
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
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
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
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
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

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人，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服，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眾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亘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

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稽古，建官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

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
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
為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
協為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以
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
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
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
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
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
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
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
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
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
姓昭明亦是變上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故得睦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
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
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
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
天下明故稱暘谷嵎夷
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
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
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
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
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申命羲叔

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
言其民老壯分拊乳化日孳交接曰尾

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

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

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

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立武之中星亦言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厥民夷鳥獸毛毳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

生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

稱北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

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

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厥民隩鳥獸

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栗毳細毛以自溫

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

咨嗟暨與也迺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
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成皆熙廣也言定
官衆功皆疏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後
廣歎其善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
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
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
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
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
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摠爲一歲之曆其
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摠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
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
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
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

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
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
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
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
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
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
次序南方化育之事勸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
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
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
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
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
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於西
方今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
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

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
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
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
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今居治北方名
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
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
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
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鬣細毛以自溫暖此是
義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
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
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
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
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
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
廣也歎美義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

大和 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
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
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
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
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
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
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
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
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
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是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
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
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
火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
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
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譏馬遷并兩人以
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勾芒黎為祝融不言
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
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
勾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勾
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
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
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
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
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
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郊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
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勾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
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
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
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
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
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
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
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
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辰目所見
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
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
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
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
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
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
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
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
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
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傳宅居至之
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
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
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
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
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
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
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
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
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舉
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
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
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
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
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
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
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
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
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
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
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貴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
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
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
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

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
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
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
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
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
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
地胤征云羲和酒誥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
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
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
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
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
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
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
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
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
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

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
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
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
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
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
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
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
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
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
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
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
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
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
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
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
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

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
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
天夏為昊天秋為昊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
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
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
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
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
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
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
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
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
星表宿四方中星摠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

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
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
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
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
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
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
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
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
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
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
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
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
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
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

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
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
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
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
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
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
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
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
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
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
春秋而共為賓饒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
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
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
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實賓出日為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
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

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
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
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
分朝日又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
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夏至夏至馬融云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晝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晝夜亦五十刻
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
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晝夜五刻以禪於晝則晝多
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之晝六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
晝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晝夜四十五
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
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
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

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揔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共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

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
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
摠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
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
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
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
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
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 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
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
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傳
申重至之官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
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
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
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

所掌興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
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
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
故此言之 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
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
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
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
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
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
故就此言之 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
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
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
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
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
亢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

見也 傳因謂至革改 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
 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
 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
 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
 或先或後無義例也 傳昧冥至之政 正義曰
 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
 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
 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
 但舉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嶠夷則
 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
 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
 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傳餞送至成物也 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
 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
 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
 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

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
 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 傳宵
 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
 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
 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曰中宵亦中宵中
 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
 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
 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此時言之秋云納月即
 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
 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
 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躔在辰舉虛中
 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
 之三月 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
 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
 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迭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
 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

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
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
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
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
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
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隅夷當為東
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
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
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
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
摩滅也伏生所誦與薛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
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
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摠言此方
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
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

小六十四
書二
二十四
卷德潤

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
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
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
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
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
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
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曰物成
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
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摠言
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
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
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
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
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
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夏

尚二
二十五
余義

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氄毛
解之傳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
詰文也迺四時曰暮暮即迺也故王肅云暮四時
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
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
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
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
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
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
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暮以一月不整
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
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
四氣時月之節歲揔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
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大之
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
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
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
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
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
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月四日弱分
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
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
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
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
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
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

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
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
整日一百九十九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
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
六日以并一百九十九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
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
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
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
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
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
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
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
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
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

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
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
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
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
即用周禮仍令用郎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
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
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
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
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
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
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
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
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
臣功者是人主

小六
尚書二
七

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大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其當盡自教眾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
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
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言至其善正
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
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
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
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
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
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帝曰吁噐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
忠信為噐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
者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堯臣名都於歎羨
張試

儻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昔帝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曰洛四岳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湯湯洪水方

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兪曰於鯀

哉兪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

帝意咈戾圯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異哉試

可乃已異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帝曰往欽哉往治

水命使劭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

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疏帝曰疇咨至弗成

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

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

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囂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

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

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
 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
 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
 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
 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
 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為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
 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
 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
 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
 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
 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為不
 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不
 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可
 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
 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

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
 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
 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
 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
 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
 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和氏孔以羲和
 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
 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
 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
 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
 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
 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
 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
 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

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
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
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成熙之下非知早晚
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
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
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
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
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
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
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
胤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
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
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
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
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罵

是言不忠信為罵也其人心既頑罵又好爭訟此
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
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
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罵訟以為啓明舉愚
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
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
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
帝堯之聖乃知其罵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
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
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罵訟之失不至
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
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
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
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
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
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堯至其功
正義曰驩堯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
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
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
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
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
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
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
之也鳩聚釋詁文僭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
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
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
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
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
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堯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堯以共工比周妄相薦
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浸必漫其上
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
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
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
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
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
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堯之朋黨惡物共
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
揔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
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任於聖代致位大官
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
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
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德
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各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
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
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 正義
曰土列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 治四
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令王朝大臣皆號
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
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
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
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
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
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
鄭以為義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義和至今仍
得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
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
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義伯和伯是仲叔
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為害 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
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
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
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
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
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摠言浩
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
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又治也
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 正
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
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
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
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 傳
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 所舉

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地毀釋。詰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鯨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異已至乃退。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鯨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鯨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鯨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

尚二

三十三

蔡邕

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時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鯨。李顯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

六百六

尚二

三十三

蔡邕

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已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

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外為天子在位七

十年則時年八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

使順行帝位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曰明明揚

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

恥已不若故不舉

帝曰俞子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

乃不獲已而言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聞之其德 行如何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孝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

進以善自治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子時觀

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釐

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媯水之汭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已行敬以

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安人則其所能者大

矣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

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

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

岳皆不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

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日舉其明德之人

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

朝廷眾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

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

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

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象性又傲慢家有三人

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

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

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

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

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

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

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

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

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

堯年十六以唐侯外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

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
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嚳之子帝嚳之弟嚳崩擊立擊崩乃傳位於堯然
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則七十
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將求
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
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
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
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
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巽順至之
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用
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
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
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
堪 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
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
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則陋之處 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
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
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
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
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
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
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
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
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
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
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
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
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

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
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
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
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
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
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
何其妄且俗也 傳師衆至言之 正義曰師衆
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
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
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
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
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
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
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
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

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
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
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
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
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
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
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
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
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
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
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
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
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
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

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瞽為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

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瞽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進以至孝之行和頑罔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今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

之

利

學

校

公

用

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
 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
 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
 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挂刑網非舜養之
 父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
 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
 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
 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 正義曰下言
 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馬鄭王
 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 鄭玄云
 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
 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
 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 正義
 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 刑法釋

詰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
 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
 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
 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
 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
 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
 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
 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
 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
 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
 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
 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
 下至虞氏 正義曰降下釋詰文周禮九嬪之職
 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

五十一
 書二
 三十九
 東

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羨舜能
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
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
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
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旣定雖單亦
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
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
公之姓爲媯爲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
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
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羨其能行
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
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已行
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
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
於彼

上杻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及

尚書正義卷第二

